

清詩話

履園譚詩

勾吳錢 泳梅溪輯

無錫丁福保仲祐訂

總論

白香山使老嫗解詩爲千古佳話。余亦謂詩非帷薄之言。何人不可與譚哉。然不可與譚者。卻有幾等。工于時藝者。不可與譚詩。鄉黨自好者。不可與譚詩。市井小人營營于勢利者。亦不可與譚詩。若與此等人譚詩。毋寧與老嫗譚詩也。

詩文家俱有三足。言理足。意足。氣足也。蓋理足則精神。意足則蘊藉。氣足則生動。理與意皆輔氣而行。故尤必以氣爲主。有氣卽生。無氣則死。但氣有大小。不能一致。有若看春空之雲舒卷無迹者。有若聽幽澗之泉曲折便利者。有若削泰華之峯蒼然而起者。有若勒奔蹏之馬截然而止者。倏忽萬變。難以形容。總在作者自得之。

沈歸愚宗伯與袁簡齋太史論詩。判若水火。宗伯專講格律。太史專取

性靈。自宗伯三種別裁集出。詩人日漸日少。自太史隨園詩話出。詩人日漸日多。然格律太嚴。固不可。性靈太露。亦是病也。

余嘗論詩無格律。視古人詩卽爲格。詩之中節者。卽爲律。詩言志也。志人人殊。詩亦人人殊。各有天分。各有出筆。如雲之行水之流。未可以格律拘也。故韓杜不能強其作王孟。溫李不能強其作韋柳。如松柏之性。傲雪凌霜。桃李之姿。開華結實。豈能強松柏之開花。逼桃李之傲雪哉。尙書曰。聲依永。律和聲。卽謂之格律可也。

古人以詩觀風化。後人以詩寫性情。性情有中正和平。姦惡邪散之不同。詩亦有溫柔敦厚。噍殺浮僻之互異。性靈者。卽性情也。沿流討源。要歸於正。詩之本教也。如全取性靈。則將以樵歌牧唱。盡爲詩人乎。須知笙鏞箏笛。俱不可廢。國風雅頌。夫子並收。總視其性情之偏正而已。唐人五古。凡數變。約而舉之。奪魏晉之風骨。換梁陳之俳優。譬諸書法。歐虞褚薛。俱步兩晉。六朝後塵。而整齊之耳。若李杜兩家。又當別論。然李之古風五十九首。儼然阮公詠懷。杜之前後出塞無家別垂老別謫。

篇亦曹孟德之苦寒行。王仲宣之七哀等作也。

七古以氣格爲主。非有天姿之高妙。筆力之雄健。音節之鏗鏘。未易言也。尤須沈鬱頓挫以出之。細讀杜韓詩便見。若無天姿筆力音節三者。而強爲七古。是猶秦庭之舉鼎。而絕其臚矣。余每勸子弟勿輕易動筆。作七古。正爲此。如以張王元白爲宗。梅村爲體。雖著作盈尺。終是旁門詩之爲道。如草木之花。逢時而開。全是天工。並非人力。溯所由來。萌芽於三百篇。生枝布葉於漢魏。結蕊含香於六朝。而盛開於有唐一代。至宋元則花謝香消。殘紅委地矣。間亦有一枝兩枝晚發之花。率精神薄弱。葉影離披。無復盛時光景。若明之前後七子。則又爲刮絨通草諸花。欲奪天工。頗由人力。迨本朝而枝條再榮。羣花競放。開到高仁兩朝。其花尤盛。實能發洩陶謝鮑庾王孟章柳李杜韓白諸家之英華。而自出機杼者。然而亦斷無有竟作陶謝鮑庾王孟章柳李杜韓白諸家之集讀者。花之開謝。實由于時。雖爛漫盈園。無關世事。則人亦何苦作詩。亦何必刻集哉。覆醬覆醅。良有以也。

每見選詩家總例。以蓋棺論定一語。橫亘胸中。祇錄已過者。余獨謂不然。古人之詩。有一首而傳。有一句而傳。毋論其人之死生。惟取其可傳者而選之可也。不可以修史之例而律之也。然而亦有以人存詩。以詩存人者。以詩存人。此選詩也。以人存詩。非選詩也。

詩人之出。總要名公卿提倡。不提倡。則不出也。如王文簡之與朱檢討。國初之提倡也。沈文懋之與袁太史。乾隆中葉之提倡也。曾中丞之與阮宮保。又近時之提倡也。然亦如園花之開。江月之明。何也。中丞官兩淮運使。刻邗上題襟集。東南之士。羣然嚮風。惟恐不及。迨總理鹽政時。又是一番境界矣。宮保爲浙江學政。刻兩浙輶軒錄。東南之士。亦羣然嚮風。惟恐不及。迨總制粵東時。又是一番境界矣。故知瓊花吐豔。惟爛漫于芳春。璧月含暉。只團欒于三五。其義一也。

蒙古法時帆先生工詩。尤長五律。爲世傳誦。余一日謁先生于京邸。索余書一小額曰。四十賢人之室。是時吳蘭雪舍人亦在座。因問所典。先生曰。昔人論五言律詩。如四十賢人。其中著一屠沽兒不得。而四十人

中又須人人知己。心心相印。方臻絕詣。余謂觀此。則凡古今體五七言。皆然。如人之身。微有一點痛癢。則滿身不適也。先生與蘭雪俱以余爲知言。

有某孝廉作詩。善用僻典。尤通釋氏之書。故所作甚多。無一篇曉暢者。一日示余二詩。余口噤不能讀。遂謂人曰。記得少時誦李杜詩。似乎首首明白。聞者大笑。始悟詩文一道。用意要深切。立辭要淺顯。不可取僻書釋典。夾雜其中。但看古人詩文。不過將眼面前數千字。搬來搬去。便成絕大文章。乃知聖賢學問。亦不過將倫常日用之事。終身行之。便爲希賢希聖。非有六臂三首牛鬼蛇神之異也。

口頭言語。俱可入詩。用得合拍。便成佳句。如歸真子之無可奈何。仍話別。不曾真個已魂銷。槃溪弟之未免有情。終覩覩。明知無益。卻思量。皆妙。

元中峯和尚詠雪詩云。凍雲四合雪漫漫。誰解當機作水看。近人詠牡丹詩云。漫道此花真富貴。有誰來看未開時。此詩家先後一層法也。

作詩易于造作。難于自然。坡公嘗言能道得眼前真景。便是佳句。余嘗在燈下誦前人詩。每有佳句。輒拍案叫絕。一妾在旁問何妙若此。試請解之。余爲之講釋。乃曰。此自然景象。何足取耶。余笑曰。吾所取者。正爲自然也。

唐竇息論書入微。不聞其書法。過于歐虞。司空圖論詩入微。不聞其詩學。過于李杜。乃知善醫者不識藥。善將者不言兵也。

以詩存人

唐瑀字仙佩。一字孺含。常熟之葑溪人。爲明諸生。工歌詩。甲申乙酉後。遂棄去。教授於沙溪直塘之間。以終其身。與長洲汪鈍翁友善。鈍翁序其詩。以爲使陸務觀范致能而在。與先生角逐於文酒之會。雖善論者。未易優劣之也。其推重如此。今遺集不傳。余偶得數首。錄於左。破山寺云。松光澹陰。數里度林樾。精藍隱深翠。恍與前山絕。峯回壑自幽。地破泉迴合。神物無端倪。諸天有遷越。摩挲古檜庭。挑蘚讀殘碣。如聞老龍吟。叫窳風濤雜。山僧寡威儀。客至懶酬接。晚鐘戛然鳴。投暝命迴轍。

桃源澗云。羣溜爭有托。一逕入深杳。清響散高林。暗流出淺草。石脈互起復。安所窮杳渺。潛羽靜不飛。幽花寂相照。久立神智生。返澣濕芒屨。不見桃花紅。彌徑翳松蔦。閑心淡忘歸。避世苦不早。武陵何必優。肯與外人道。江樓云。江樓望不極。颯颯亂帆迴。落日千家郭。秋風萬里臺。但聞南雁至。不見北書來。孤客正愁絕。那堪畫角哀。擬出塞云。將軍猿臂志成灰。馬上琵琶去不迴。偏向沙場留勝蹟。明妃青塚李陵臺。古戰場邊蟋蟀吟。月寒沙白夜陰陰。悲笳嗚咽三更動。喚起封侯萬里心。仙佩又自號雪井老人。

吳喬又名爰。字修齡。崑山人。高才博學。尤工於詩。王阮亭嘗稱之曰。善學西崑。陳其年贈詩。亦有最愛玉峯禪老子。力追豔體鬪西崑之句。然觀其語必沈雄。情多感激。正不僅以妝金抹粉。步趨楊劉諸公而已。所著詩名舒拂集。余僅見其七律一卷。寒食虎邱云。王澤潛消帝座傾。黃腰白幟遍神京。金甌不閉千重險。麥飯誰澆十二陵。一半山光埋朔雪。五分花氣落春冰。香躡寶轂相娛賞。肯信江淮只兩層。登北固山云。渺

渺川原坐榻前。村村暝色亂吹烟。江邊鐵甕城三里。雲外金焦石二卷。
今夜且呼京口酒。明朝重泛渡頭船。生平不忘中流楫。每到登臨便愴
然。雪夜感懷云。酒盡燈殘夜二更。打窗風雪映空明。馳來北馬多驕氣。
歌到南風盡死聲。海外更無奇事報。國中惟有旅葵生。不知冰沍何時
了。一見梅花眼便清。

康熙末。年有葉先生者。名景高。號菊垞。太倉諸生。篤學好古。能文章。尤
刻意於詩。喜遊覽。徧歷滇黔閩廣。老年倦遊。買田於張涇之上。築學耕
草堂。因自號學耕老人。今無有知其人者。其詩和平淵雅。可以直接盛
唐。明月山次韻云。窈窕如螺髻。青青倚遠天。虹飛深澗曲。寺聳小山巔。
秋雨浮嵐濕。晴波落澗圓。吟懷堪寄托。待照我歸船。清平道中云。細雨
迷征騎。涼颼動客衣。午晴雲氣薄。秋老樹聲微。參錯山邱稻。青葱石徑
薇。前頭沽酒店。買醉興先飛。懷愈心在符。又魯兼寄柴胥山二首云。愈
子真同氣。符生實妙才。如何一別後。不見尺書來。異地仍留滯。伊人切
溯洄。窮愁應似我。時命豈須哀。踪跡千山隔。心期萬里通。翦燈同聽雨。

揮翰各臨風。夢別江城近。思深雲樹窮。西泠富篇什。早晚遺詩筒。華蓋洞云。徑通雲外寺。春鎖洞中天。白石炊香飯。紅漿醉老禪。鳥隨疎磬下。人趁夕陽還。仙杏初經眼。一枝紅欲燃。客舍對雨感懷云。春光三月暮。僝僽負花期。好約尋芳侶。來吟對雨詩。園林紅賸萼。鬢髮白添絲。堪笑支離態。衰羸祗自知。過洞庭湖同青崖弟作云。連天一色碧玻璃。帆影湖光望眼迷。銅柱山高人跡少。洞庭水闊雁行低。芳洲蘭杜秋風老。遠岸蒹葭綠樹齊。騷雅吾宗推令弟。題詩直到夜郎西。早春感興云。萬里江天客未還。小樓搔首對蠻山。吟邀春色千峯冷。寺度鐘聲半榻閒。細雨綠萌愁外草。殘杯紅駐醉中顏。茫茫歸思情應劇。鬢落邊城幾點斑。便水驛早發云。曉烏啼向驛門前。便水茫茫早放船。仰面人家看不見。午雞聲出亂山巔。漫興云。細數殘花到夕陽。獨傾村酒問春光。可能借得東風力。吹落儂頭兩鬢霜。鈔錄數首以存其人。

余十三歲遊虎邱。於肆中見舊扇一柄。以百文購得之。上有七律二首。云。長夏成詩未附書。今來把讀是冬初。琴中雅調惟孤澹。筆下陳言早

破除寒雨平添津岸闊。衰楊遠映水亭疎。相思一見爲經歲。又待梅開
訪佛廬。自恨摧頽逼暮年。况兼多病少安眠。幾枝晚菊經霜後。百種秋
悲在雁先。匿影不成鍵戶計。取譏眞待買山錢。何妨旨酒看君飲。但對
清淮易惘然。後題先著藁爲大瓢先生正。因問先著爲何如人。皆不知
也。比長。讀國朝別裁集。始知著字遷夫。四川瀘州人。流寓金陵。有之溪
老生集。或云是明季遺老也。

華氏爲吾邑望族。至今猶盛。幼時在表兄華性焉家。見華碩宣詩一卷。
寫作俱妙。求問其族中。無有知之者。已卯春日。偶于友人破書中得一
冊。始知碩宣字養聖。鵝湖人。康熙間諸生。年七十餘卒。自號東籬居士。
讀其詩。五律最工。題友人園亭云。小築深林裏。幽懷獨往還。亂雲封竹
徑。野鶴護花關。松老鱗方密。梅欹蘚自斑。南華初讀罷。蘿月照人間。聞
笛云。橫笛秋江上。江空夜更清。韻隨風暗度。愁向月明生。楊柳離亭淚。
梅花故國情。無端添別恨。迸作斷腸聲。登塔云。孤塔倚霄漢。登臨象外
幽。亂山排檻入。遠水接雲流。日月簷前過。樓臺天際浮。遙看霞五色。極

目是神洲。和友云。雨過江臯淨。移舟落照間。興同孤鶴曠。心與野雲閒。
古湖聞寒水。疏林見遠山。欣然載尊酒。訪菊扣花關。湖上云。何處堪棲
隱。湖濱烟柳莊。溪聲常到枕。花影半侵牀。拂石眠蒼蘚。敲詩倚夕陽。忽
驚鷗鷺起。漁笛響滄浪。貞女云。秦樓引鳳曲。幻作斷腸音。未識生前面。
難移死後心。惟知因義重。非是爲情深。空負絲蘿約。蘭閨淚滿襟。僧舍
梨花云。擬入羅浮窟。疎香一徑通。澹煙疑遠近。明月悟真空。雪影幽窗
外。詩情曉夢中。朝來輕帶雨。寂寞淚東風。歸鴉云。遠水殘邨外。爭飛噪
晚晴。梁園朝見影。楚幕夜聞聲。落葉愁霜冷。驚棲妒月明。孤琴幽韻遠。
猶似隔林鳴。喜晴云。夢回禽語碎。知是報新晴。雲散春衣薄。花迎曉日
明。紅橋烟柳色。紫陌管絃聲。好聽香風曲。芳郊踏草行。春遊云。紅杏依
江岸。青山到郭門。舟橫春水渡。人醉落花邨。嬌鳥酬歌韻。香風散霧痕。
勝遊應不倦。歸院欲黃昏。

徐荔邨有歲暮寄內詩云。雙手空空歲又闌。西風心與鼻俱酸。依人自
笑馮驩老。作客誰憐范叔寒。寫到家書千點淚。算來歸計十分難。此身

歷園詩
只當從軍死。累爾青鸞鏡影單。時荔邨方客如臯。吾鄉陶學博。國果正
爲校官。其夫人顧氏偶見此詩。讀之淚下。謂學博曰。邑有斯人。可令其
流落不歸耶。盍爲謀焉。於是夫人自典簪珥爲倡。同學諸生聞之。亦贖
金以贈。俾其早歸。事傳遠近。又閨秀宋蘅臯名之淑。李輪霞室也。輪霞
久客未歸。宋寄以秋夕感懷云。銀鴨燒殘啟碧窗。閒庭風起露華涼。梧
桐影裏秋如水。蟋蟀聲中夜漸長。千里關山添別夢。十年羈旅憶他鄉。
低頭怕見團欒月。只恐天涯也斷腸。嗚呼。安得有顧夫人之賢者。爲厚
贈之。團聚其天倫樂事也。

人從絕巘如魚貫。馬入寒林列雁行。此和致齋公相隨圍詩也。案庾子
山遊獵詩。有石關魚貫上。山梁雁翅行。似卽本此。然余以爲和相未必
有此詩在胸中。而用其典故。亦偶爾相同耳。和相有嘉樂堂集。其子駙
馬公豐昇殷德所刻。聞駙馬亦工詩古文。惟不自收拾。樊學齋主人嘗
爲余言。

余於癸酉秋日。以事往雲間。道出崑山。風阻泊舟。遂登岸。散步草堂寺。

見壁間所挂扇面有沈師濂七律四首中一聯云文壇恥說爲偏將酒國甘居是附庸可想見其抱負徧訪斯人無有知者

有人詠雁來紅詩云漢使傳書託便鴻上林一箭墮西風至今血染堦前草一度秋來一度紅此詩甚妙不知誰作近友人張映山亦有詩云塞鴻嘹唳菊離披庭際幽叢故出奇是草獨無遲暮感不花能放豔陽時麤枝大葉風流在綠意紅情夕照知欲寫秋容傳晚節畫圖猶覺不如詩又蔣伯寅之秋深忘歲晚葉老代花開一聯亦妙

邑侯邵公名颿山陰人以中書舍人出宰吾邑去官後改名無恙字夢餘陳雲伯少時嘗從學詩其詩秀骨天成非時輩所能跂及登徐州城樓云霜引邊聲來朔塞日搖河色上城樓北固山看雪云雲痕四合沈諸島雪色中開見大江棲霞放舟云青山入夢成知己明月同舟當故人秋夜云鶴影倦依涼月立雁聲寒帶夜霜飛皆名句也邵歿後雲伯爲刻其詩

徐湘浦司馬公子德泉名珠性冲澹詩情幽逸如花開絕塞雁唳清秋

七古尤雄健。有讀友人侯貞友焦山詩。題後一首云。文章擅變幻。造化多雄奇。陰陽無軌範。山川有殊姿。長江西來一萬里。發源岷蜀東。注此奔衝直下少歸束。金焦兩山相對峙。海門扼鎖氣不洩。萬古中流作砥柱。金山如貴人。焦山如隱士。蒼巖翠壁睨欲無。青螺點點浮春水。山靈奇氣自鍾秀。侯生蘊蓄天所授。憑軒句挾海濤飛。拾級語侵山骨瘦。焦先不可作。江月投山坳。眼前名士獨醉倒。狂歌喚起春江潮。情于此放。詩於此豪。幻想欲跨雲中橋。橫空萬丈連金焦。安得爾我相招要。看君落筆青天高。

古者奴婢皆有罪者爲之。謂之臧獲。然婢之中亦有等級。有素敏慧。通音律。或善炊爨。能持家。卽漁童樵青。亦不過供驅使。盡執役而已。未聞有以美麗而得名者。近來士大夫家。喜蓄美婢。而青樓尤多。題以雅號。如惜花采香待月繡春之類。然而甘蔗旁生。荔支側出。似掃眉人。不可無此陪襯。馬藥庵有贈婢改子詩四首云。阿母傳呼兩字妍。新題錦瑟改么絃。曾聞丫角依蘭姊。不信蟠根是李仙。綽約二分籠鬢淺。玲瓏六

寸稱膚圓多情也似雕梁燕相傍烏衣已十年。盃脫嬌姿絕代誇。管城分蔭託琅邪。儉妝未肯依時世。清韻真堪擬大家。綠綺窗前金可鑄。白團扇底玉無瑕。阿誰空學夫人樣。那比芳名豔榜花。丁棧仙侶有方干。謂子山聯袂尋春扣綺關。時復中之音嚦嚦。翩何遲也步珊珊。周旋翻累當筵立。平視驚從隔座看。多謝小紅真解事。金筒玉碗許頻餐。一飲瓊漿百感生。藍橋夢影尙分明。平添杜牧重來恨。久負羅敷已嫁盟。未免有情空復爾。似曾相識轉憐卿。欲將細語從頭問。怕聽鸚哥喚客聲。四詩可稱絕倒。

以人存詩

于宗堯字二巍。遼東廣寧衛人。康熙七年。年十八。由蔭生出令常熟。精敏慈惠。一時有神君之頌。病中詠懷云。三年花縣鎖江烟。南國風流事渺然。雲外錦峯餐秀色。甌中琴水拂廉泉。流亡滿目愁填壑。水旱焦心欲問天。草野不肥吾貌瘦。強將憔悴弄冰絃。按公卒時年纔二十一。詳縣志。此詩蓋公當日爲醫士陸顯甫書扇頭者。陸氏子孫至今寶藏焉。

南城曾賓谷中丞。以名翰林出爲兩淮轉運使者十三年。揚州當東南之衝。其時川楚未平。羽書狎至。冠蓋交馳。日不暇給。而中丞則旦接賓客。晝理簡牘。夜誦文史。自若也。署中闕題襟館。與一時賢士大夫相唱和。如袁簡齋王夢樓王蘭泉吳穀人張警堂陳東浦謝薊泉王葑町錢斐山周載軒陳桂堂李嗇生楊西禾吳山尊伊耐園及公子述之蒲快亭黃賁生王惕甫宋芝山吳蘭雪胡香海胡黃海吳退庵吳白庵詹石琴儲玉琴陳理堂郭厚庵蔣伯生蔣藕船何豈匏錢玉魚樂蓮裳劉霞裳諸君。時相往來。較之西崑酬倡。殆有過之。中丞嘗於九峯園作秋稷之會。賦詩云。昨得蘭亭春稷硯。便思招客蘭亭遊。蘭亭去此一千里。春稷故事知誰修。揚州虹橋亦名勝。治春詞句今傳謳。漁洋遺韻繼者少。百有餘歲空悠悠。今年三月動佳興。頗乏知己相賡酬。竭來名士稍長集。江天雨霽開涼秋。安江門外水新漲。浩蕩豈可輸閒鷗。棹歌聲發古渡頭。蒹葭深處清而幽。濃春桃李反嫌俗。秋稷之樂前無儔。南園水木况明瑟。九點烟嵐出庭側。硯池一曲含風漪。倒影奇峯嶽蓮碧。我攜稷

硯適來此一洗寒泉翠欲滴。此池爲我楔硯開。此峯爲余硯山石異哉。此會非偶然。蘭亭之人幾曾得。座中名士咸歎息。復有丹青潤州客。

陸謂

峯曉

明朝寫出秋楔圖。洗硯之人宜可識。一時和者甚多。吾鄉徐闓齋孝

廉一詩尤妙。附記於此。春秋二七逢秋楔。故事千年人不記。魯都賦手建安才。臨河敍錄蘭亭字。蘭亭繭紙昭陵收。此文未入文選樓。一時詩句總寂寞。細甃碑打蛟龍愁。秋楔主人有秋骨。白面繡衣持玉節。錦帶紅迎吉慶花。金樽綠瀉銀河月。直教江水作流觴。江月照客江花香。園中九峯欲飛去。齊吐雲氣天蒼涼。羣賢少長列坐次。知公今年三十四。右軍修楔三十三。公長一歲應兄事。前日公攜春楔硯。新詩揚州忽傳徧。今朝又作秋楔會。觀者人人盡稱羨。殘醉江臯寄采牋。風流不讓永和年。相思一夜秋蘭發。花裏新吟秋楔篇。

憶自乾隆戊申歲。余嘗與闓齋同客秋帆。尙書河南幕府。其年七月。尙書擢兩湖總督。余回江東。闓齋以與修衛輝府志。獨留汴梁。送詩云。我留黃河邊。送君黃河口。黃河八月浪連天。白日蛟龍挾船走。因君寄信

報平安。家有高堂可健餐。春來更望長安去。愁絕天涯行路難。嗚呼。以
闓齋之才之美。不得中進士。入詞館。卒以從軍功試爲縣令。鬱鬱以歿。
可悲也。

阮雲臺宮保。以嘉慶元年提督浙江學政。諸生中有長於一藝者。必置
高等。賞歎不已。是以人材蔚起。小學奮興。爲一時之盛。宮保嘗試湖州。
賦秋桑詩。和者數十家。有諸生胡名敬者。和云。微黃比似菊衣痕。幾樹
蕭疎蔭華門。材美早需當世用。價高留待異時論。禦寒祇爲蒼生計。歷
久空餘直幹存。多少綺羅叢裏客。何曾根本與酬恩。西郊昨夜有霜侵。
減卻茅簷一片陰。但使陽和調晚節。幾曾經緯負初心。春閨自昔相須
急。寒士於今得庇深。菊秀蘭芳休把玩。直垂青眼到疎林。便爾吐屬不
凡。頗有霖雨蒼生之志。不數年。果中鄉榜。成進士。今官翰林侍讀學士。
長白斌少僕。良爲前任兩江總督玉公德第八公子。嘉慶己卯辛巳之
間。官蘇松糧道。駐劄常熟。署後卽虞山也。有小樓可以望遠。題曰辛峯。
一角樓。與吳中諸名士讀畫論詩。殆無虛日。自題一聯云。羣彥集東南。

有溫李詩才。荃熙繪事。高樓占西北。挹石梅香月。辛嶺晴雲。年未四十。著書盈尺矣。過拂水山莊二首云。江總歸來白髮新。劫灰餘燼戀無因。風騷壇坫三朝重。金粉河山半壁陳。貂珥苦思推輔座。蛾麤甘讓作完人。孝陵銅狄苔花冷。詞館空吟舊院春。海天閒話感滄桑。猶有交情憶孟陽。淚化絳雲紅躑躅。詩題拂水綠荒涼。彥回有壽寧爲福。庾信多才亦不祥。禪悅簡栖聊自慰。東風愁殺柳枝娘。

吳杜邨觀察名紹浣。其祖父俱業鱈。至杜邨與其兄蘇泉俱中進士。入翰林。杜邨詩不多作。亦無專集。而筆甚通峭。嘗記其舟中感懷二首云。楓葉兼蘆荻。紛紛滿客舟。水雲千里白。風露一天秋。獨宿同孤雁。愁懷寄遠鷗。披衣人不寐。翦燭數更籌。江湖天地闊。感慨別離多。壯歲猶如此。衰年更奈何。懷人看落日。倚枕發高歌。長嘯驚龍蟄。寒風起碧波。七言如鄉思暗隨燈影動。客愁齊逐雨聲來。亂山鐘響僧歸寺。古渡燈昏月滿船。詠梅花云。山間月黯誰橫笛。江上春寒獨掩門。又寒夜云。衆星皆淡漠。孤月自精神。十字亦妙。

輔國公裕瑞為豫親王弟。自號思元主人。所居曰樊學齋。有亭臺花木

之勝。一時名士如楊蓉裳、吳蘭雪輩，皆與之遊。所著有萋香軒吟草一

卷。十額駙豐紳殷德稱其詩清華幽豔，是能鎔鑄長吉飛卿而自成一

家者。記其灤陽道中云：一馬長驅挂玉鞭，清秋風景倍蕭然。野蛾亂落

荒林雪，山鳥斜衝古寺煙。雀舌宜烹疎雨夜，豆棚欲話晚涼天。無眠靜

對寒檠影，起視雲邊月正圓。殊清新可喜。主人嘗贈余七古一首，又和

京師冬日八詠及春遊八詠諸作，詩甚長，未錄也。

婺源齊梅麓燕常彥槐散館後，出宰吾邑。未及數載，即賦歸田。遂卜居

陽羨，為侍養計。於其行也，余為刻坡公種橘帖贈之。其留別梁溪詩四

首云：撫字催科兩弗堪，八年筭濫大江南。政難言美差無惡，吏豈能廉

只不貪。苗長但須除一莠，馬蕃焉用禁原蠶。此生足傲東坡處，腹貯山

泉百甕甘。年年清興在春深，扇戶重將舊業尋。校士可能持玉尺，論文

誰與度金針。佇看騏驥驤雲路，莫遣鷓鴣集泮林。畢竟詞章總餘事，讀

書須得聖賢心。可憐秋旱稻苗枯，火急符書尙索逋。拙吏甘同道州考

流民終賴鄭公圖。聖恩浩蕩如天大。鄉俗敦龐自古無。推解不緣諸父

老。哀鴻安得命全蘇。

自注云甲戌大旱自恩賑外邑之殷富捐賞接濟不下十四萬緡全活飢民無算

一橋一墓五年修。點

綴青山與碧流。俗變荆蠻思秦伯。

自注云秦伯墓在鴻山歲久傾圮予募賞修葺

名題豐樂憶滁州。

自注

云望亭橋舊名龍匯久圯予以賑餘之錢興修改名豐樂

平川日落漁樵渡。寒食花開士女遊。俯仰之間已

陳迹。他時還念故侯不。

袁簡齋先生通遲兩公子。雖不以科第起家。而皆能詩。遲子名壽芝者。年未弱冠。藁已笥束。記其遊棲霞寺一聯云。清靜尙嫌禽作語。玲瓏誰與石爭能。頗有乃祖家法。又鉛山蔣心餘先生曾孫名志伊者。號小榭。能詩。道光壬午九月。余偶至邗江。相晤于王古靈席上。有題小紅雪樓詩卷後一律云。續書香海記前回。曾見山陽舊雨來。小草每依庭際長。寒花獨向畫圖開。春風自掃元卿徑。尊酒誰傾杜叟醅。贏得詞人題妙筆。欲招黃鶴醉江梅。俱可謂善承家學者。

東鄉吳蘭雪舍人。有姬人綠春。本蘇州人。生長盛京。性修潔。愛貞靜。善畫蘭。法陳古白。又能詩。舍人甚愛寵。死時年二十二耳。舍人悼痛不已。

賦詩云。冷暖相依僅五年。不應草草賦遊仙。早知一病無醫法。何苦三生種夙緣。嫁日歡娛如夢裏。殮時明麗倍生前。定情詩扇教隨殉。誰誦新詞徧九泉。深春妍暖似秋涼。池館蕭閑接洞房。瓶水浸開紅芍藥。鬢花簪遍白丁香。蟲聲嗚咽吟幽砌。樹影玲瓏畫粉墻。即用綠春舊句佳句而今零落盡。但思清景亦沾裳。縞衣一換淚先傾。奉母艱難百事并。望遠魂消歸權影。追逋夢怯打門聲。賣文辛苦憐何補。投綬蹉跎悔未成。孤負同心謀養急。勸拋微祿辦歸耕。津門迢遞隔江關。旅泊經春苦未還。廿四花風蝴蝶瘦。一雙人影鷺鷥閒。衣香小立飄隋苑。泉味同嘗愛惠山。輸與梁溪唐孝女。白頭賣畫尙人間。孝女以賣畫養親五十餘年帶圍寬盡舊湘裙。支枕哀吟未忍聞。雙頰斷紅疑中酒。一梳濃綠怕消雲。翻書風過微嫌冷。沈水香多重怯熏。爲愛梅花猶強坐。寒香禁受兩三分。夜半天風沸海潮。仙舟綵伴似相邀。歿前一日夢中買舟與姊偕行買山只道成偕隱。臨水何堪誦大招。心力無多愁易盡。聰明太過福難消。他生合作癡兒女。莫憶前身是翠翹。其餘妙句甚多。不能盡錄。

漁家曬網。每于古戍沙灘斜日西風之下。鱗次櫛比。而青山每爲所掩。亡友蔣敬齋有漁家樂詩云。莫教曬網如城堞。留得青山一面看。此言未經人道。敬齋名溶。長洲諸生。年二十許。輒喜講道學。言語坐立不苟。嘗自製寢衣。長六尺餘。本論語所謂長一身有半也。余笑謂之曰。古之寢衣。似卽今之衾被。恐泥古太甚。敬齋愕然曰。吾過矣。吾過矣。至于下拜。其風趣如此。

鍾祥彭毓圃。名志傑。以孝廉作宰浙江。任烏程十年。有惠政。嘗捐俸刻陳無軒湖州詩錄三十六卷。爲一時所稱。毓圃能詩。而尤工於五字。道場山云。斷山雲爲補。淺澗月能添。梅雨云。竹翠搖新影。溪流沒舊椿。送友人云。雙鶴去不返。孤雲還幾時。晚晴云。古樹含雲潤。新花借月明。皆名句也。其子慶長。字五雲。亦能詩。余爲書題裴室三字贈之。

揚州阮梅叔明經。爲雲臺宮保之弟。年未弱冠。卽能詩歌。爲藝林傳誦。所刻有珠湖草堂詩四卷。余最愛其萬樹紅連斜照外。一峯青插白雲中之句。此吳澹川南野堂筆記楊芸士述。鄭齋詩話所未採也。

鄒君春帆與余同庚同月先後一日而生自幼相愛工於帖括屢困小試偶過其書齋有詠落花詩尙未脫藁起句云花落客心驚小園鳥亂鳴春光原是夢流水本同行讀未畢愀然曰子正在盛年何作此種語耶春帆笑而不答卽於是年十月死不意竟成詩讖

顧西軒名銑同鄉東湖蕩人余十七八歲時嘗與同寓吳門之石榴亭有鮑子知我之感記其櫻桃花詩云頻年作客緣何事每到春來不在家暗中用典令人不覺

張鐵琴彰長洲人年十五六貌如美人世所希見余長其一二歲每與談論古今輒以張良自命一日同往城南看菜花鐵琴有詩云嫣紅姹紫彌天下關係蒼生只此花其抱負如此不數年而死惜哉

余姊夫楊廷錫吳縣光福人少工詩語能動人句必有味月下獨酌云盃中有影人成耦天上無雲月不孤春閨云春來心事憑誰問惟有簾前雙燕知初夏云新篁未慣經風雨卻傍疎籬護落花皆妙死時年三十惜無存藁

紀存

先曾祖奉麓公當明鼎革時。年僅十三。隨先高祖避難陽山白龍廟。至本朝順治三年。始回故里。嘗築歸鶴庵以自寄。卽今西莊橋西岸之觀音庵也。庵門正對陽山。蘇州府志云。陽山一名四飛山。又名秦餘杭山。實一山也。公有詩云。一巢重結古荆蠻。真似蘇耽化鶴還。忍棄先人棲隱處。故教門對四飛山。其二云。烽火驚心事已非。翻身雲外作孤飛。故園猶有前朝樹。留得清陰待我歸。今刻石庵中。留示子孫。

余有一扇畫析枝杏花。秋帆先生書一絕於上云。上林佳處午橋邊。半染紅霞半著煙。記得曲江春日裏。一枝曾占百花先。一日過京口。王夢樓太守見之。又書桃花詩於後云。桃花一樹豔猩唇。獨占名藍似海春。誤入溪流原有路。重來門巷竟無人。迷離夕照紅如夢。悵望天涯綠少鄰。我願大千花世界。有花開處盡詮真。隨園詩話載嚴海珊咏桃花云。怪他去後花如許。記得來時路也無。謂其暗中用典。絕世聰明。余以爲不如太守之誤入溪流一聯更妙。

古英雄不得志。輒以醇酒婦人爲結局者。不一其人。隨園先生入翰林時。年纔弱冠。散館後。改爲知縣。簡發江蘇。歷知沭陽江寧諸縣事。有政聲。三十五而致仕。享清福者五十年。著作如山。名滿天下。而於好色兩字。不免少累其德。余有弔先生詩云。英雄事業知難立。花月因緣有自來。實爲先生補過也。

團扇之名甚古。漢時已有之。有明中葉。乃行摺扇。至本朝爲尤盛。遂不復知有古制矣。阮雲臺先生於嘉慶丙辰提學浙江。嘗得一古團扇。有馬和之畫。楊妹子題。因依式仿製。以賞諸生之高等者。時錢塘陳雲伯大令。尙爲秀才。歲試賦此題。有云江南三月春風歇。櫻桃花底鶯聲滑。合歡團扇翦輕紈。分明採得天邊月。南渡丹青待詔多。傳聞舊譜出宣和。入懷休說班姬怨。羞見曾憐晉女歌。班姬晉女今何有。攜來合付纖纖手。闌前撲蝶影香遲。花間障面徘徊久。樓臺花鳥院中春。馬畫楊題竟逼真。歌得合歡詞一曲。不知誰是合歡人。先生閱此卷。大爲稱賞。拔置第一。刻入浙江詩課。及定香亭筆談。不二十年。團扇之制。遂行滿天。

下。余亦有團扇詩贈先生云。用舍行藏要及時。製成團扇寄相思。時來畢竟如公少。明月清風一手持。

余年十七。嘗受業於金安安先生之門。先生時年八十。精神尙健。日以賦詩作書自課。偶命諸公子分賦瓶菊詩。余亦分得堂字韻。有云。寄人籬下非長策。喜帶新霜入畫堂。先生爲之擊節歎賞。謂諸公子曰。此生出筆頗有作意。將來必能自立者。嗚呼。余一生坎坷不遇。豈能自立耶。追憶師言。輒呼負負。

黃野鴻賣書祀母忌辰一首云。母沒悲今日。兒貧過昔時。人間鮮樂歲。地下共長饑。白水當花薦。黃梁對雨炊。莫言無長物。亦足慰哀思。所謂窮而益工。其信然耶。程山溪者。名亮。閩秀張文嫫子也。有春日感懷云。一年佳日是春光。底事逢春更感傷。雨際孤花難著力。風前歸雁不成行。緼袍已敝還思典。土竈生塵久絕糧。多少閒愁何處寫。滿庭芳草易斜陽。又王坦庵春感云。韶華如繡豔陽天。春到貧家亦枉然。破屋正愁連日雨。荒廚已斷昨宵煙。鷗團窮海剛三載。燕返空巢又幾年。滿地蓬

萬人過少。臨風獨立。聳吟肩。嗚呼。安得廣廈千萬間。留此輩人煖衣飽食。飲酒賦詩。快樂以終其身耶。

一官匏繫。垂老離家。此人間最苦之境。顧甘心受之者。不一其人。或者此人之心思。反以爲樂。亦未可知也。陳石橋大令官富平。著雁宕山人稿。閩中別兄一首云。十載離家音信稀。間關執手見還疑。風塵到老境非昔。兒女來前名不知。舊里半凋聞欲淚。餘生相見語多悲。饑驅明日又將別。立馬斜陽塗路歧。真令人不堪回首。

途中遇沽酒者。或賣花者。其香撲鼻可愛。擬將此意探入詩中。而未得也。偶見市中掛一楹帖。有沽酒客來風亦醉。賣花人去路還香。不知何人所作。真先得我心矣。

詩有無心譏刺。而括來恰合者。余中年常出門。每於四五月夜獨宿舟中。聽蛙聲喧雜。終夜不寢。偶書絕句云。信宿扁舟夜未央。蛙聲閣閣最淒涼。荒江月落天將曉。不辨官私鬧一場。一日在長安。有某冢宰見之。笑曰。此詩當爲江南吏治而作也。余大驚。遂謂草茅下賤。何敢妄議時

事偶然得句實出無心。此所謂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也。唐守之嘗題漁翁失網圖云：一網復一網，終有一網得。笑殺無網人。臨淵空嘆息。然余嘗見人有營營於名利場中者數十年，至白首無成，依然故我，則不如困守固窮之爲得也。故有詩云：前舟網網張空水，後有簷翁獨坐看。程魚門太史亦有句云：旁人束手休相怪，空網由來撒最多。與守之之詩正相反。

詠物詩最難工。太切題則黏皮帶骨，不切題則捕風捉影，須在不卽不離之間。汪春亭詠燈花云：影搖素壁夢初回，一朵花從靜夜開。想到春光終易謝，攪殘心事欲成灰。青生孤館愁同結，紅到三更喜亂猜。頗覺窗前風露冷，斯時那有蝶飛來。吳野渡詠紅蓼花云：如此紅顏爭奈秋，年年風雨歷滄洲。一生辛苦誰相問，只共蘆花到白頭。吳信辰詠虞美人花云：怨粉愁香繞砌多，大風一起奈卿何。高桐邨詠牽牛花云：莫向西風怨零落，穿針人在小紅樓。皆妙。

客中夜宿，秋蚊未靖，雖懸幃子，倚如長城，而一蚊闖入，則不寐通宵。其

時新涼退暑。殘月窺人。四壁蟲聲。百端交集。實難爲懷耳。余嘗有詩云。十年落魄未成歸。心事如雲澹不飛。一箇秋蚊纏客夢。半窗殘月冷宵衣。擬留詩卷才難副。欲薄功名計亦非。惟有一封憑去雁。爲傳親故莫相譏。因誦宜興儲長源之燈搖旅思風盈幔。蟲語秋心月半墻之句。令人心骨俱冷。

余嘗論人生如行舟。忽前忽後。忽左忽右。無有一定。張帆者自然在前。搖櫓者自然在後。然而亦看風水之順逆。江湖之險夷。居先者固可羨。落後者亦未爲失也。偶賦前舟嘆二首云。前舟後舟一時發。搖搖共指天邊月。須臾月暈生長風。前舟張帆如執弓。霎時箭行三百里。白浪翻天黑雲起。欲卸長檣勢未能。載得百人同日死。後舟聞變追前舟。無那滄江水急流。看他傾覆不得救。吞聲躑躅心煩憂。前舟張滿帆。後舟滯沙灘。前舟忽破山脚石。後舟反過前舟前。人間風浪何浩浩。爲吉爲凶未能保。總看收帆到岸時。區區前後何足道。

隋書載煬帝以薛道衡空梁落燕泥句。至于殺身。此古人忌才過甚也。卽如謝靈運之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庾信之琴從綠珠借。酒就文君取。亦平常語耳。近日詩家愈出愈奇。命意鮮新。立辭典雅。皆古人之所未有。如翁朗夫之煙波雙鬢老。風雨一身秋。彭念堂之日還停水上。山已墮雲中。方南塘之月出江花落。詩成海月圓。楊谷簾之柳搖春雨暗。江漲水雲流。張瑤英女史之短垣延月早。病葉得秋先。范履淵之櫓聲搖夜月。帆影落晴波。商響意之蜂巢當午鬧。蚓壤趁涼歌。俞楚江之紅憐花別樣。綠愛柳當初。劉企山之缺月依橋斷。孤雲背郭流。趙仁叔之蝶來風有致。人去月無聊。童二樹之晴流鳴斷壑。山影臥空田。黃巖之竹銳穿泥壁。蠅酣落酒樽。許子遜之鐘聲涼引月。江氣夕沈山。李維饒之峽雨無朝暮。春風有別離。吳杜村之落葉疑疎雨。秋雲學遠山。儲玉琴之伴佛燈雙穗。窺人月半環。汪澤舟之木落山無障。江流月有聲。吳師石之斷崖殘雪補。清磬夕陽浮。周東標之疎雨下黃葉。秋風翦綠葵。湯述庭之行共孤雲懶。歸輸獨鳥閑。趙味辛之水清魚入定。山古

樹無花。吳象超之白雲留晚磬。黃葉捲歸樵。秦大樽之風梳平野。樹雲湧一樓山。儲長源之雪晴春有態。山活翠難名。莊印三之寒鳥依夕照。落葉碎秋聲。張仲子之門臨流水岸。犬吠隔花人。沈奕風之夜雨洗村徑。曉風開稻花。何秋山之白頭增舊感。黃葉落新愁。石竹船之帆隨春樹遠。水帶夕陽流。繆牧人之江連三楚白。山接九華青。李少白之一鳥翻雲外。千峯落馬前。夏瀕江之病因看月減。情到惜花深。于秋渚之綠餘三逕草。紅露半墻花。龔素山之夜從花影轉。秋帶樹聲聽。孫漣水之江光搖佛面。石色上僧衣。使阿廢見之。又當何如嫉妬也。

本朝七律。金聲玉振。不特勝于有明一代。直可超出宋元。而亦有高出唐人者。可謂極一時之盛。國初諸公。無論矣。就余所見聞者。如王少林大梁懷古云。三花樹色開神嶽。萬里河聲下孟門。黃浩浩秋柳云。小驛孤城風一笛。斷橋流水路三叉。何南園感懷云。身非無用貧偏暇。事到難圖念轉平。黃野鴻清明云。村角鳥呼紅杏雨。陌頭人拜白楊烟。浦翔春野望云。舊塔未傾流水抱。孤峯欲倒亂雲扶。魯星村郊外云。春田牛

背鳩爭落野店墻頭花亂開。汪澤周賜書樓眺雨云。亭遠忽從烟際出。
樓高先覺雨聲來。史位存汴梁道中云。雲垂平野星初上。馬走春沙夜
有聲。有感云。撲蝶會過春似夢。滌髮人去水如烟。潘汝庭春日云。草不
世情隨意綠。花知客意入簾紅。石遠梅山海關云。萬頃日華浮海動。九
邊風色捲沙來。湯述庭閑居卽事云。得句偶逢花照眼。舉杯喜見月當
頭。郭頻迦卽事云。月與梧桐尋舊約。秋將蟋蟀作先聲。春感云。三月落
花如夢短。一湖新漲比愁多。高爽泉春草云。新愁舊恨縈三月。細雨斜
陽送六朝。林遠峯靈隱寺云。靈泉百道飛涼雨。古磴千盤入亂雲。皆妙。
又如曹棟亭之三秋月色臨邊早。萬馬風聲出塞多。張崑南之松間細
路通僧寺。花裏微風颺酒旗。朱子穎之一水漲喧人語外。萬山青到馬
蹄前。石曉堂之窺魚淺渚翹雙鷺。待渡斜陽立一僧。邱學敏之山連齊
魯青難了。樹入淮徐綠漸多。李嘯村之春服未成翻愛冷。家書空寄不
嫌遲。惠椿亭之宿酒大都隨夢醒。殘燈多半爲詩留。劉春池之道在已
時惟自適。事求人處總難憑。凌香坪之春風久負青山約。舊雨難尋白

鷺盟吳尊萊之莫雲抱郭靈紅樹寒雨連江凍白鷗儲長源之春衣乍
暖飛蝴蝶綠酒初香薦蛤蜊劉元贊之三春鄉思先花發萬里征人後
鴉歸秋水懷人楓葉落蓬窗臥病雨聲多莊印三之青溪渡口餘三戶
黃葉聲中有六朝倪稼咸之衰柳共憐殘鬢短閒雲應笑客程忙吳退
庵之樹碧兩行臨曲水天青一角見高山方升矣之小艇仍維前度樹
斜陽已挂右邊樓湯衍之之社雨不知春事判東風已覺落花多毛洋
溟之夜永驂鸞歸碧落風清有鶴響空山林漢閣之窺客挑燈來黠鼠
移秋入戶有寒蛩王饒九之兩岸白蘋秋水渡一林紅葉夕陽邨吳梅
原之愁消白下鵝兒酒人在青山燕子磯黃賸山之人閒萬事成秋草
我輩前身是落花仲松嵐之吳楚帆檣隨樹沒金焦山色上衣來鄭芸
書之絕壑凍雲棲古塔枯僧破衲補斜陽宗蕙亭之酒不能攻愁有陣
曲爲自度唱無腔魏野塘之有客抱琴停午至呼僮沽酒趁花開顧蘭
厓之蒼苔滿逕客稀過涼雨到門僧未知冒葦原之廢苑春來花自發
空庭月落鳥相呼汪可堂之三徑春歸花似雪一齋人靜日如年汪周

士之徑仄秋花迎客座。夜深涼月戀人衣。石晚晴之瘦馬踏乾黃葉路。
寒鐘敲碎白雲峯。吳玉田之山色和烟沈遠浦。潮聲挾雨吼滄江。顧蘭
暉之萬種羈愁當夜集。一年鄉夢入秋多。曹劍涵之別浦帆歸千樹碧。
隔籬人語一燈紅。王紆園之報喜燈花紅一夜。相思春水綠三年。阮梅
叔之脚底白雲雙屐滑。擔頭紅葉一肩春。吳雲坡之烟迷古塞晴疑雨。
雲擁深山晝亦昏。朱天飲之娛人可愛當窗樹。留客遙看雨後山。常蹇
齋之秋從夜雨窗前聽。月在美人樓上圓。吳蒼崖之清夜思公惟有淚。
白頭知己更無人。徐春圃之鍊句每存千載想。看花不放一春過。徐德
泉之家無儲蓄期鄰富。邑有流亡望歲豐。黃少淵之芳草池塘尋舊夢。
落花庭院算殘碁。如此類者甚多。摘之不盡。又趙甌北先生集中有擬
老杜諸將之作。張船山太守集中有寶雞縣題壁詩。長歌當哭。俱不可
不讀也。

Blank lined page with vertical ruling lines.

說詩管劄

震澤吳雷發起蛟著

無錫丁福保仲祜訂

作詩固宜搜索枯腸。然着不得勉強。故有意作詩。不若詩來尋我。方覺下筆有神。詩固以興之所至爲妙。唐人云。幾處覓不得。有時還自來。進乎技矣。

詩格不拘時代。惟當以立品爲歸。誠能自成一家。何用寄人籬下。但古來詩人衆矣。安必我之詩格。不偶有所肖乎。今人執一首一句。以爲此似前人某某。殊爲膠柱之見。夫一人之詩。平奇濃淡。未必每首每句俱限一格。何得執一斑以定全豹耶。

詩以道性情。人各有性情。則亦人各有詩耳。俗人黨同伐異。是欲使人之性情。無一不同而後可也。東坡云。王氏之文。患在于好使人同己。若今人之才。遠不及王氏。而必欲使人同己。尤爲不知量矣。昌黎以沈雄博大之才。發之于詩。而遇郊島之寒瘦者。亦從而津津歎賞之。蓋古之

具異才者。未有不愛才者也。

嘗見論人詩者。謂賦體多而興比少。此世俗之責人無已也。詩豈以興比爲高。而賦爲下乎。如詩果佳。何論興比賦。設令不佳。而謬學興比。徒增醜態耳。況詩在觸景生情。何必先橫興比賦三字于胸。今必以備體爲工。無乃陋甚。

詩須鑷入。尤貴自然。但講鑷入而不求自然。恐雕琢易于傷氣。但講自然而不求鑷入。恐流入于空腔熟調。且便于枵腹者流。宜先從事于鑷入。然後求其自然。則得矣。

詩之屬對。固在工確。然間有自然成對處。雖字句稍借。正不害其爲佳。今人于一二字。輒多啗點。縱非忌刻。亦是識見不廣。試觀老杜句如晚涼看洗馬。森木亂鳴蟬。紫鱗衝岸躍。蒼隼護巢歸。且食雙魚美。誰看異味重。華館春風起。高城煙霧開。漢使徒空到。神農竟不知。霧樹行相引。蓮峰望或開。城郭終何事。風塵豈駐顏。天上多鴻鴈。人間足鯉魚。蛟龍得雲雨。鷓鴣在秋天。已知出郭少塵事。更有澄江銷客愁。慣看賓客兒。

童喜得食階除鳥雀馴。扁舟繫纜沙邊久。南國浮雲水上多。老去詩篇
渾漫興。春來花鳥莫深愁。宛馬總肥春苜蓿。將軍只數漢嫖姚。林花着
雨胭脂濕。水荇牽風翠帶長。碁局動隨幽澗竹。袈裟憶上泛湖船。籬邊
老卻陶潛菊。江上徒逢袁紹杯。正憐日破浪花出。更復春從沙際歸。以
今人論之。必以爲欠工確矣。然于老杜則忽之。于後人則必刻求。如謂
老杜則可。後人則不可。將厚責後人耶。是薄待老杜矣。抑姑置老杜耶。
是薄待後人矣。第在作詩者。不可藉口以自恕耳。

一首一句。未必便能定人高下。人皆惑于虛聲之士。以名士自命。閱人
一首一句。卽侈然評論。并欲概其生平。于是隨聲附和。茫無定見矣。不
知古人以詩名者。集中儘有平庸之處。亦有畢世吟哦。僅得一二名句
者。何可以槩論。

詩須得言外意。其中含蘊無窮。乃合風人之旨。故意餘于詞。雖淺而深。
辭餘于意。雖工亦拙。詞盡而意亦盡。皆無當于風人者也。

一首貴一氣貫注。凡詩之精鍊者。或少排宕流利。若能兼之。斯爲上乘。

落想時必與衆人有雲泥之隔。及寫出卻仍是眼前道理。文辭能千古常新者。恃有此耳。

古風貴朴老。長篇尤要曲折如意。觸處生波。近體務以工鍊爲先。詩之妙處。非可言罄。大要在潔厚新超四字。試觀前人勝處。都不出此。然不得以寂寞爲潔。龕莽爲厚。尖纖爲新。詭僻爲超。蓋得其近似。未有不背馳者。

筆墨之事。俱尙有才。而詩爲甚。然無識不能有才。才與識實相表裏。作詩須多讀書。書所以長我才識也。然必有才識者。方善讀書。不然萬卷之書。都化塵埃矣。詩須多做。做多則漸生才識也。然必有才識者。方許多做。不然如不識路者。愈走愈遠矣。詩須多講究。講究多所以遠其識。高其才也。然必有才識者。方能講究。不然齊語楚咻。茫然莫辨故也。故知才識尙居三者之先。

小才易。大才難。雄才易。仙才難。雕冰鏤石。小才也。拔山扛鼎。大才也。尺水可以興瀾。搏兔亦用全力。翻空則樓臺層疊。徵實則金貝輻輳。雄才

也是非不難。而以較仙才。瞠乎後矣。仙才者。納須彌于芥子。藏日月于壺中。如遊桃源。如登華山。如聞九霄鶴唳。如覩空山花開。此則詩人苦吟一生。竟有不得一句者。蓋雄才以富麗勝。仙才以縹緲閒曠勝。富麗者。人之所能爲也。若縹緲閒曠。則非人之所能爲也。

或于詩句之易解者。輒訾爲平庸。因謂之曰。詩之爲道。恐非易言。卽以子說論之。詩莫工于杜。試隨摘其句曰。新詩句句好。美名人不及。却怕有人知。河魚不論錢。二月已破三月來。無處告訴只顛狂。耶孃妻子走相送。但願殘年飽喫飯。只願無事長相見等句。若非出自少陵集中。爾輩見之。豈不欲噴飯耶。總之文辭一道。唯其是而已矣。是則生澁亦佳。爽直處亦佳。否則爽直者易粗率。生澁者欲自掩其陋劣。而醜狀愈不可耐矣。吾謂善用者。雖鄙語恒言。俱臻妙境。不善用者。雖經史所載。但覺塵腐而已。

有強解詩中字句者。或述前人可解不可解不必解之說。曉之終未之信。余曰。古來名句。如楓落吳江冷。就子言之。必曰楓自然落。吳江自然

冷。楓落則隨處皆冷。何必獨曰吳江。况吳江冷亦是常事。有何喫緊處。卽空梁落燕泥。必曰梁必有燕。燕泥落下。亦何足取。不幾使千秋佳句。興趣索然哉。且唐人詩中。鐘聲曰濕。柳花曰香。必來君輩指摘。不知此等皆宜細參。不得強解甚矣。可爲知者道也。

論詩者。往往以時之前後爲優劣。甚而曰宋詩斷不可學。彼蓋拾人唾餘。鈍者以之自欺。黠者以之欺人。且詩學之源。固宜溯諸古。至于成功。則無論其爲漢魏六朝。爲唐爲宋元明。爲本朝也。一代之中。未必人人同調。豈唐詩中無宋。宋詩中無唐乎。一人之詩。或有似漢魏六朝處。或有似唐宋元明處。必執其似漢魏六朝者。而曰此大異唐宋元明。執其似唐宋元明。而曰此大異漢魏六朝。何其見之左也。使宋詩果不可學。則元明尤屬糞壤矣。元明以後。又何必更作詩哉。但恐不善學者。或得其皮毛。或得其疵類。則不可耳。然前古之詩。豈獨無皮毛疵類乎。在善學者。不論何代。皆能採其菁華。惟能運一己之性靈。便覺我自爲我。夫效顰者。非卽謂之西子。然不得謂西子之外。無美人也。戴折角巾者。非

卽謂之林宗。然不得謂林宗之外無良士也。黃九煙云：唐宋元明不如漢魏六朝。漢魏六朝宜不如三百篇。三百篇終不如上古。何不返諸盤古之前混沌之始乎。茲言大破俗論。東坡云：終日說龍肉，不如喫猪肉。今人日食惡草具而尙不知味，乃必執人人而喫龍肉。且曰爾斷不可偶嘗猪肉，我不知其肺腸何似。

詩境貴幽，意貴閒冷，辭貴刻削，閒冷便雋永，刻削便古峭。若此者皆善于避俗。善于避熟者也。且不但避俗與熟而已。卽登峰造極，豈有加于此乎。

以食物比詩，則人大率愛錫而惡橄欖。夫橄欖固不及荔枝，然其回味則可以補荔枝所不逮，故不能爲荔枝。亦當爲橄欖，斷不可以愛錫者衆而學爲錫也。

咏物詩要不卽不離，工細中須具縹緲之致。若今人所謂必不可不寓意者，無論其爲老生常談，試問古人以咏物見稱者，如鄭鷓鴣、謝蝴蝶、高梅花、袁白燕諸人，彼其詩中寓意何處。君輩能一一言之否。夫詩豈

不貴寓意乎。但以爲偶然寄託。則可。如必以此意強入詩中。詩豈肯爲俗子所驅遣哉。總之。詩須論其工拙。若寓意與否。不必屑屑計較也。大塊中景物何限。會心之際。偶爾觸目成吟。自有靈機異趣。倘必拘以寓意之說。是錮人聰明矣。此其說在今。一唱百和。遂奉爲科律。吾謂巧者用之。則有益無害。拙者守之。愈甚其拙而已。近見咏物詩。時時欲以自命不凡之意寓乎其中。且無論其詩之工拙。卽其爲人腥穢之氣。已使人難近。縱詩中作大話。誰則信之。又其甚者。必以己之境遇強入詩中。塵容俗狀。令人欲嘔。論詩者。或以二者皆能寓意而取之耶。古人咏物詩。體物工細。摹其形容。兼能寫其性情。而未嘗旁及他意。將以其不寓意而棄之耶。彼其以此繩人者。蓋爲見人有好句。以此抹煞之耳。卽不然。亦自欺以欺人耳。試取咏物數題。令彼成詩。方求肖乎是物之不暇。尙敢言寓意否。

從古詩人。大約憤世疾邪者居多。今人作詩。切戒罵人。勢必爭妍取憐。學爲妾婦之道。宜乎詩稿中。無非祝頌之詞。諂諛之態。而氣骨全不見。

也。但刺譏之中，須隱而彰，始爲得體耳。至于深可憎惡者，原自不妨痛快。卽三百篇中，何嘗無痛罵不留餘地處。以後又不必論矣。夫強越人以文冕，猶可也。養鴛鴦以死鼠，可乎哉。

從事于詩者，其要有三。曰高曰細曰熟。所謂熟者，乃漸老漸熟之謂。非衆人習徑也。

學古須有獨見。不然，則易得其短，難取其長。世人貴遠賤近，謂古人有美無惡。至問其所以爲美，則終不能言。宜其賤玉貴珉，去取皆左矣。夫刻求古人之短，正能識其長處。古人有知，必不以浮慕者爲知己。以此論之，則牝牡驪黃之外，自有眞賞。人奈何不以目爲用，而以耳爲用乎。詩以山林氣爲上。若臺閣氣者，務使清新拔俗。不然，則格便低。前人早朝應制諸詩，其拔俗者，不過十之一二。大抵此等題，極易入俗。雖有能者，無所施其技也。余幼時侍先君子，猶記論詩一節云：畫山水者宜竹籬茅舍，不宜朱閣華堂。宜布袍藜杖之老翁，不宜垂紳縉笏之朝貴。宜抱琴負囊之童子，披箬撥棹之野人。不宜輕裘駿馬之公子，及旗旄導

前騎卒擁後之從人。雖有好俗之人。不能使畫家頓易其轍。蓋山水有真趣。俗自不能勝雅。以此推之。于詩則山林氣者爲貴矣。先君子所訓。洵是不易之言。

詩貴寓意之說。人多不得其解。其爲庸鈍人無論已。卽名士論古人詩。往往考其爲何年之作。居何地而作。遂搜索其年其地之事。穿鑿附會。謂某句指某人。某句指某事。是束縛古人。苟非爲其人其事而作。便不得成一句矣。且在是年。祇許說是年話。居此地。祇許說此地話。亦幸而爲古人。世遠事湮。但能以意度之耳。若今人所處之時與地。昭然在目。必欲執其詩而一一皆合。其尙可逃耶。難乎免矣。

詩要字字有來歷。人所知也。然機杼又要絕不猶人。夫才者。猶面目也。彼強人同己者。固不可。卽以我肖人。亦屬無識。試以我之面目而求肖乎人。豈不醜惡可憎乎。然面目難肖。而世俗之態。極易漸染。務須高自位置。寶我天真。鍊我骨格。使世俗之態不能入。自有一種不可磨滅之氣。傲兀而超凡耳。

古人宮閨詩固多寄託。然即事言情亦無不可。惟命意要得風人之旨。辭須矜貴。其襲舊者固不可求新而類詩餘。尤不可也。

詩亦有淺深次第。然須在有意無意之間。向見註唐詩者。每首從始至末。必欲強爲聯絡。遂至妄生枝節。而詩之主腦反無由見。詩之生氣亦索然矣。

有極平淡而難及者。人或以爲警鍊少。不知其駕警鍊而上之也。但學者未造警鍊。不可先學平淡。且亦斷學不來。

詩要移步換形。而尤宜於排律。詩要議論奇恣。而尤宜於古風。前所謂縹緲閒曠。可以無所不宜。而於絕句尤不可少。

或謂奇醜之文。可以竊科第。而明珠白璧。竟有不售者。是科第固有命也。若詩之傳與不傳。庶足憑乎。余曰。是亦不盡然。卽以易見者論之。唐人任華之詩。僅傳其寄李杜二篇。如無此二篇。則竟湮沒矣。人蓋不知任華。但知李杜也。白香山稱鄧魴詩。比于陶靖節。而鄧魴之詩不傳。藉非香山稱之。尙知有鄧魴乎。且古來所傳之詩。仍有庸俗不堪。人人能

為之者甚而選家雖于極窄之編亦必列之何也愚謂詩之傳與不傳亦若有命焉幾百年來孰敢以必傳之詩而輕議之者竊不自量以為此乃千古一大疑案無人能剖不得已而以命為說若區區科第之失宜又不足論者也至所論不足傳而傳者固實有所指有下問者始進芻蕘世人耳食未敢槩以狂言貽誚

或又曰有爵位者稍知文學即易成名是猶順風而呼也其他則捐金結納曳裾侯門交遊衆而標榜興亦足以致聲譽若閉門卻掃貧窶自甘復不工于奔走伺候其寂寂也固宜雖其傳與否非盡闕乎此然市中可以有虎曾參可以殺人人之易惑者豈少乎則傳否之不稱其實亦或人事為之未必皆由于命也余曰然

山谷謂俗不可醫余謂好詩乃是俗人之藥

余凡諸立論斷不肯拾人牙慧寧為人所訕笑而人云亦云終有所不能為也惟從來至當不易之論則雖人云亦云有所不辭苟其說似正而其中有弊便掎擊不遺餘力無論其為古人之言及今人之言也如

詩要寄託遠大。老杜詩中。時時以君國爲念。故爾不同。此說是矣。然以鄙見論之。有不盡然者。高人隱士之詩。以世外之人。而爲世外之語。寂靜之中。具有妙理。今謂其不以君國爲念。而吐棄之乎。如謂詩之志在君國者。其人立朝。必有可觀。是重其人。而兼重其詩也。吾謂詩自詩。而人自人。若以人求詩。則古來當惟臯夔伊呂諸人爲能詩。後世當惟房杜韓富諸人爲能詩矣。且范希文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王介甫以新法害天下。兩人之行。如是懸絕。而詩名獨不能不讓拗相公者。又何說也。陶靖節閒情一賦。歐陽文忠江南柳一詞。豈能爲兩公累耶。今人執古人緒言。以繩天下。輒欲優劣詩人。在卓越者。固有定見。卑陋者。不得其解。遂謂題目大。則詩亦大。舍其一身一家。現在之位。及一切良辰美景。而務夸大其詞。甚且多方詭遇。以求合乎時人。夫詩之所爭者。果僅在此否。

詩本性情。固不可強。亦不必強。近見論詩者。或以悲愁過甚爲非。且謂喜怒哀樂。俱宜中節。不知此乃講道學。不是論詩。詩人萬種苦心。不得

已而寓之於詩。詩中之所謂悲愁。尙不敵其胸中所有也。三百篇中。豈無哀怨動人者。乃謂忠臣孝子貞夫節婦之反過甚乎。金罍兕觥。固是能節情處。然惟懷人則然。若乃處悲愁之境。何嘗不可一往情深。真中有幻。動中有靜。寂處有音。冷處有神。句中有句。味外有味。詩之絕類離羣者也。

入手時須講一清字。成功則不外一老字。詩之初終略盡矣。卽古文辭何獨不然。

問詩之所宜。已見其槩矣。問詩之所忌。云何。曰當忌者不少。而其尤甚者。則曰凡。

羅大經鶴林玉露云。杜陵詩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后山詩輟耕扶日月。起廢極吹噓。或謂虛實不類。殊不知生爲造。成爲化。吹爲陰。噓爲陽。氣勢力量與雨露日月正相配也。愚按此論。是爲古人曲護。而其說頗鑿。古人用此。亦是偶然。在兩公或未必見及此。且卽無此解。虛實未嘗不可活對。古人有知。甚無取後人之曲護也。試卽類推之。如氣色皇

居近金銀佛寺開得無日氣爲陽色爲陰乎。又竟日淹留佳客至百年粗糲腐儒餐淹留二字又當何解。

文要養氣。詩要洗心。子由推司馬子長之文有奇氣而歸功於遊覽。是亦氣之一助也。至於詩則必洗滌俗腸而後可以作。向謂詩自詩而人自人者固別有說。不得以荆公藉口也。夫詩可以醫俗而所以醫詩之俗者亦必有道。蓋其俗在心。未有不俗於詩。故欲治其詩先治其心。心最難於不俗。無已則于山水間求之。

胸明眼高。每覺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則筆端自然磊落而雄放。虛心下氣。每覺街談巷議。助我見聞。牧豎耕夫。益我神智。則筆端自然深細而溫和。

說詩管蒯終

說詩菅蒯跋

夜鐘先生雜著不下十餘種。而寒塘詩話爲最鉅。其徵引甚博。且中多瑰異可喜。乃生前自刻數十條。則皆擇其不足存者。浮夸鄙倍。供人姍笑。良不可解。客歲家君子曾手爲刪定。彙成四帙。而終恨多此一番梨棗。或有片帙流傳。適足爲先生之累也。茲說詩菅蒯疑屬未竟之業。而持論中正和平。無少偏畸。洵可稱詩家津筏。非復老生常談。蓋先生數奇不遇。喜銜已長。苟能淘洗胸中結習。則廬山面目。自見其真。九原可作。應不以規爲瑱已。甲午夏日同邑楊復吉識。